

五代史記

一
玉
十
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

五代史王建陳州項城人蜀儔杞王建字光圖其

先穎州鄆城人後徙居項城五國故事世爲餅師

爲人隆眉廣顙狀兒偉然少

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冊府元龜

蜀王建字光圖隆眉廣顙龍睛虎視嘗於武當山遇僧處常謂建曰子骨相甚奇何不從軍自求豹變而乃區區爲盜掇賊之號北夢瑣言僧處宏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微時販鹺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宏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沽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宏

擁門徒入蜀爲構精舍以安之卽宏覺禪院也江西鍾傳微時亦以販鹺爲事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尅洪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蜀檣杌隆眉廣穎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宏謂日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建感其言後爲忠

武軍卒稍遷隊將

五代史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

得補軍候

冊府元龜蜀王建機畧拳勇出于流輩

蜀檣杌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爲列校從

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

異之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候五代史補王建

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

焉涓爲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

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

衆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

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

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黃巢陷長

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

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卽以晏宏爲節度使晏宏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

五代史廣明中

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宏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勣棄城而去晏宏因自爲留後建等爲屬郡已而晏宏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刺史不令之任

九國志晉暉許州人父和爲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爲頭營十將從鹿晏宏迎駕至山南晏宏遲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鑾駕將回晏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

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爲勤王之舉不爾爲晏宏所累
且宮車反正以吾等爲賊黨何面目行於天下建然之
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爲指
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爲
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都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
阻朝廷慮其疆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聚
一歲之中凡歷數郡蓋欲窘之也建圍梓州遂往會焉
建以暉爲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爲涪州守以暉
制銜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
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逋竄剗除蠹弊州民愛之罷上表
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噓爲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
學執干戈者惟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
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爲王妃矣分封宏農
郡王卒年
七十九
韓建張造
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
募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及晏宏據褒中心無同志
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
帥反側或隨其逃遁則皆賊也不如率兵拱衛以取美
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驛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

軍及再幸褒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
建起兵閬中以造爲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
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衆皆感
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
建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爲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
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子彥昭爲感德都知兵馬
使從建收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
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
於後忠勇之節
出卿一門矣
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

之大喜號隨駕五都

五代史俄而晏宏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已多行忍虐繇是部衆離心

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宏益猜二建僞待之厚引入臥
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
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
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
其兵爲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卽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
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北夢瑣
言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王建爲禁軍都頭與其
儕于僧院賭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駭之

他日霸蜀土於上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屬十
以舊事此僧具以骰子事具對建大悅厚賜之

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

北夢瑣言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
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
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
破賊迴顧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
賊乎道者勉其入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
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患濬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
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王氏
見聞錄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某爲安康
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
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板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
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撐之可
乎客曰不然所云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
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
曰不知請詢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
請使君差丁役齎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
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斷之仍使

斷其山岡窮其泉源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呦然而卒亢中又獲寶劍一客又口

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

使建與晉暉等

將神策軍宿衛光啟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

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

以建爲清道使

五代史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遙領刺史

通鑑攷異毛文錫王建

紀事云光啟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

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

以上爲清道斬斫使

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

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

蜀檇杌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

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

神策軍光啟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
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
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驛而邠寧李昌符朱玫等遣
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
膝而寢賜
以金券
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

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

北夢瑣言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常致書于許昌爲
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
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
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
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窺此
聲勢乃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
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喻
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
常乃羈縻之未供承問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妖
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
由閹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始爲妖物所憑終
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又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

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卽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進菜一盤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卮酒拒而不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汗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玉兒爲薶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恕之其寬裕

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

通鑑攷異張彭耆舊傳曰大駕廣明

二年春

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啟承

旨似先大夫爲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

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襪一足跣一足偃臥

礮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啟軍容行不得

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

雖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

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

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宏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

大恐就御寢問識臣否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

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

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

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楊復

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

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

五代

史光啟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
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不
附己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
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己屢召之建不安其郡
因招集溪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
史王琪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
蜀檣杙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爲
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己
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
疑其圖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
城自稱刺史清異錄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
名以犯者爲不祥至孟氏時猶有能道其略者劍曰奪
命龍刀曰小遼巡鎗曰看二斧曰鐵饒糜甲曰千斤使
弓曰潘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
響八旗曰愁眉錦鐵蒺藜曰冷尖蜀鑑唐僖宗光啟
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

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聞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聞州逐茂實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

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

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蜀檣机十一月昭宗卽位陳敬瑄叛於成都慮建與東川

顧彥朗膠固爲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東川顧彥朗北夢瑣言

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唐蔡荆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院宅市

買荆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荆俄亦卽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

諭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增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

請叔向爲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與建有
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

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

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卽以其家屬託彥

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

人止之五代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使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

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于監軍
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它腸作賊山南寔進退無

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卽飛書招建建
大喜遣使謂彥朗曰監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成都

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卽之梓州見
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

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卽至
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

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遽修城
守蜀檮机敬瑄參謀李又謂曰建今之姦雄狼顧久

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

建大怒擊破鹿頭關

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

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

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

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

蜀鑑王建攻成都克退保漢州西川陳敬瑄懼王建與東川顧彥朗合謀圖已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令折簡

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瑱于綿

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

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又學射山在成都蠶北屬新繁縣昭宗遣左諫議大

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

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

度爲西川節度使分叩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卽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

五代史建怒遂

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若何爲者而犯我疆理建軍吏報曰閬州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改轅而東而北省太師反爲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間謂我何心故也使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啟三年居浹旬建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城都三日不尅而退復保漢州月餘大剽蜀土進兵彭城百道攻之敬瑄出兵來援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彥朗亦懼侵已昭宗卽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彥朗楊守亮討之北夢瑣言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

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
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
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
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通鑑考異張彰耟舊傳
曰光啟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
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宗卽位改文德元
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聞朝廷降旨三軍百
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
耳時有微雨臥蹶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
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差親信於人衆中探使
有何言旣聞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
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頻閱隊十月探知朝廷除
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己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
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卽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
攻諸州所在出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來交代
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
欲遮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
人排於城外北向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
下於城北街去來鬪數合己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隄
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

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
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
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昭
郊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口逃竄昭
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
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
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
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
士擒昭度親吏于軍門鬻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饑須
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五代史時昭度以建爲牙
內都校董其部兵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
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遷洛以來藩鎮
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
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觀與主